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

題跋 畫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烟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家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書李將軍三騣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騣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裵徊不進狀不知三騣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騣高乃知唐御

焉多剪治而三驟其飾也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書李將軍三騣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騣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徘徊不進狀不知三騣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騣高乃知唐御

馬多剪治而三騣其飾也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

道子望而知其眞僞也然世罕有眞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

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

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
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
爲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
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
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
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
得攫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
書

題趙屼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

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　日

跋文勛扇畫

亾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圖
川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
知傳者之不謬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葢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皐亭借觀

跋與可紆竹

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籜爲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嵒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冊宮祁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書黃筌畫雀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

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鬭牛也牛鬭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鬭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椎

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迹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

乃書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書陳懷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蓋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

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謂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為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
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
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
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
畧云逕遥趁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
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
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眞士人畫也

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爲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爲搢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

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爲殆非顧陸之所及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盧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内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爲賦此篇迨過遠來省書令同作

跋南唐剔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胷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

辭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
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
幸蜀信如稹言豈有此權奇蹀躞與嬪御摘瓜山
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圓在蜀儲設
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書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
下無虛士

書許道寧畫

泰人有屈鼎筆者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屈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臃腫而已道寧氣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書黃魯直畫跋後三首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然烈風偃草木客于當藏舟入浦溆中强人力牽挽欲何之耶雙井永思堂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塗遇風不盡力牽

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領相風色可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思無邪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輙貶剝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言庭堅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

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爲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爲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思無邪齋書

右軍斫膾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嵒壑之姿耳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

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
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
與人眞異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
而以逸少比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
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逸少如鴟鳶之於鴻鵠尚不
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
眞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爲賢於逸少今魯直又
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
彥和待此畫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

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子嫁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

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亚父赴豐國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書墨 以下俱紙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

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歙精白玉板乃眞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敗矣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

麝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無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丸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復得宜寶祕也

書龎安時見遺廷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眞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龎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傳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蘄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録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

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爲鳧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見遺形製絶類世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新蓄賜墨也此墨畳久而黑如此殆是眞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爲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纔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烟之罪也

書别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挺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閤此墨是也旣乎云一生當着幾緉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旣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云陽嵒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奉
使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温公論茶墨

司馬温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

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敫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熈之子瑫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關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

墨云文公檜鼂膏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眞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眞物也嘗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眞僞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

少與之比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箋最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堯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

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絶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

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

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鄒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記王晉卿墨

王晉卿遺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瑫自煙爆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滅晉卿胡人謂犀里瑇象白瑇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緊白

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楊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illegible]

所無有也付子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橅本
也

書石晉筆仙 以下俱筆硯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竇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内庫酒教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强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弈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弈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兎毫

余在北方食麞兎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毎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兎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産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麄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黄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郎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供荅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着鹽曲蟮詰曲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眞可謂釜

不虛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搓鐙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

筆皆北歸害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衎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輩獲於其孫蓋作風字樣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眞贊取以爲潤筆子瞻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爲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紙筆爲適也王鞏定國書此吳汪少微研也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

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矣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

書鳳咮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熈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歙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咮石卒不得善硯

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娟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娟也余曰既不知惡爭娟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段璵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

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様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

故名僧林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鵞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歙石之美者已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鉛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一石皆出

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淛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眞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研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

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旣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又 兩木小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硏而不可君懿旣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

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眞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諲處終當合之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頴如飛人間五絶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書唐林夫惠硯

頃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鳳咮硯

僕好用鳳咮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爲黯黮灘石所亂耳

書瓦硯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

石哉而世常貴之豈所謂苟異者耶

評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嵓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騾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眞材本性也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爲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眞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台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月石屏扪之月微凸乃僞也眞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雲秀龍尾硯

雲秀畜龍尾石硯僕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拱璧而以鈌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

頃在廣陵嘗從晁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書室道士鏡硯

陸道士蓄一鏡一研皆可寶研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蓋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

陽白水為邑白陽豈白水乎漢人所如通用之
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鑑
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

書雲庵紅絲硯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
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亦不見佳者今惟宣德所燒乃余所入石寫官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墨蓋

青州紅絲硯

也丙午十二月兩一日書

谷云硯心微凸向小而直學道者聞其奏論之

端石水巖品自昔皆白水平波入而坳迪也

題跋 琴棋雜器

雜書琴事 [illegible]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
其上池銘云開元十
年造雅州靈開材其
云雷家記八日合不
驍其八日合爲何等
獄不容指而絃不收
此最琴之妙而雷琴
其法不可得乃破其
所藏雷琴求之琴聲
池間其背微隆若薤
葉然聲欲出而隘徘
乃有餘韻此最不傳

之妙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荅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為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絃也不慢

桑葉揩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揩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醳釋同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攜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

雜書琴曲　贈陳季常

子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帝大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

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箠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憹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絲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杯柈舞

柸柈舞手接柸柈反覆之蓋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巳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

緒節節爲叢吳音謂緒紵琴白紵即白緒也

瑤池燕

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既不甚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揾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鬟眉峯斂暈嬌和恨此曲奇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士琴贈吳主簿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不識

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十琴
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寶一琴無銘無
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
之此士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
十四月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
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
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
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

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己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囑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林道人論琴棊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棊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

書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覺其工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夢[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爲謂書[illegible]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illegible]

殊[illegible][illegible]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也三絃殊不荅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許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今曉到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道節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暮已[illegible]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蚹紋爲證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蚹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不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書黃州古編鐘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鐘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

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羯鼓棬以油注中不漏或𢡟其誕吾嘗蓄古銅鼎蓋之煑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錞形製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

損於遺詞使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
也

書李岩老碁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岩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道

書黃荃論道真盃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眞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論漆

漆畏蟹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亟以蟹食之乃甦畢入漆家最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爾即堅頑不可用也

趙雲安下嵓 以下俱游行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院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書游靈化洞

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為造物者所慍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記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

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皋書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皋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為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柁師請

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術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何不遠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記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晝固儼然册一之古無復前此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

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

往憇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閒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晩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藂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

飲以棗湯代之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強將下無弱兵眞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州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

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放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

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

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葢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横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

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其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蝎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書遺蔡允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

語切類故書之以遺乂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絶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刻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

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等并泉甘寒汝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林下士也寓碁簟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寺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録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于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請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

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柳仲矩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宮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竒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戸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瞻書

題損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

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旣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蝦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甞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發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

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即書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皈命眞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眞君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旣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眞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嵒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觀妙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為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為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

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雖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鄰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

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廵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巖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

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闍黎夜坐飢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

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抃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葢蘇軾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鷄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

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

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眞一法酒成請羅浮道

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眞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棲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淸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敗屋七八間

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眞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

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illegible]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眞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疑以智先法則法活道疑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

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謗

吾昔謫居黄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

息語令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至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

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

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巳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

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盆養魚舁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贈劉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三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

涯自蠲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題廉州清樂軒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忝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書臨皐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縠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葢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兎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徃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

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審矣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廓謨之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似公家不知可否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脩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

堂睨嶺東蒼梧南西眺江山若畀成此遂為一郡之奇觀也

[illegible]

書贈古氏

軾以俶公家不識可否吾思古來有甚古茨祭寢萬古之文也晉宋間第一流軾方今歸當與得殯者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元豐三年冬至過山縣登西閣詩景業由溪未謁合西閣適損齋蒐斷文而其信審矣